

清枫语
— 著 —

你的声音 我的世界

*Your voice
lights up my world*



请读
“第一”

你的声音 点亮我的世界

Your voice
lights up my world

你的声音 我的世界

（下）

清枫语

著

*Your voice lights up
my world*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的声音, 我的世界 / 清枫语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1
ISBN 978-7-5500-2580-6

I. ①你… II. ①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6598 号

你的声音, 我的世界

NI DE SHENGYIN WO DE SHIJIE

清枫语 著

出版人	姚雪雪
出品人	李国靖
特约监制	燕 兮
责任编辑	游灵通 程 玥
特约策划	朱明迪
特约编辑	朱明迪
封面设计	46 设计
版式设计	王雨晨
封面绘图	阿珩 axu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	20.75
字 数	607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580-6
定 价	59.80 元 (全二册)

赣版权登字 05-2017-527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发行电话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Contents

第十三章	情生意动	001
第十四章	此生有你	022
第十五章	联手演戏	046
第十六章	命悬一线	075
第十七章	设局	109
第十八章	扑朔迷离	138
第十九章	险象环生	175
第二十章	浮出水面	199

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二十一章	真相，真相？	229
第二十二章	孤身诱敌	257
第二十三章	你终于回来	297
番外一	很爱很爱你	307
番外二	最好的你	310
番外三	一直好好的	316
番外四	小剧场二则	320





吴曼曼第二天下午确实给路渺打了电话，却不是约她，而是徐迦沿出事了。

吴曼曼是在酒吧给路渺打的电话，她在那里遇到了徐迦沿，一个人喝得烂醉，徐迦芊的电话也打不通。

路渺估计是陈琪的事给他的打击太大，他昨晚一晚上没接她的电话，也没回电，这不像徐迦沿的作风。

他永远不会不接她的电话，哪怕因为忙碌错过了她的电话，也会在看到她未接来电的第一时间给她回电，从不会像这次这样，不接电话，也不回电。

昨晚她和乔泽谈工作谈到了深夜，后来又花了些时间消化和看案宗，累极了才沉沉睡去，几乎忘记了徐迦沿的事，现在听吴曼曼这么一提才陡然想起。

她试着给徐迦芊打电话，也是没人接。

徐迦沿的朋友圈里她认识的也只有徐迦芊一个，如今联系不上她，吴曼曼电话那头徐迦沿痛苦的酒嗝声一阵接着一阵，伴着酒液滚入喉咙的声音和杯子重重落地的声音，“再来一杯”的声音一声重似一声，全然的自暴自弃。

路渺让吴曼曼把电话给徐迦沿，他已喝得烂醉，除了胡言乱语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。

路渺放心不下，叮嘱吴曼曼帮忙照看一下后，挂了电话，她很快换了衣服、鞋子，冲隔壁屋的乔泽扔下一句：“我有点事出去一趟，今晚可能不回来吃饭了，你不用等我。”而后便匆匆出了门。

乔泽正在忙，闻声扭头看了眼门口，已不见她的人影。

他拿过手机，给她打电话：“去哪儿？”

“我去一趟酒吧，吴曼曼刚才给我打电话……”

她语速慢，半句话跟一句话似的，还没来得及说下半句，乔泽已经接过了话：“一个人注意安全，有事打电话。”

他挂了她的电话，继续忙他的。

晚上七点，忙完工作的乔泽已经把晚餐准备好，却没见路渺回来。

他又给她打了个电话。

“几点能回来？”他问。

“还不知道呢，今晚可能回不去了。”

乔泽：“……”

“什么情况？”他问。

“我哥喝醉了，找不到人照顾他。”路渺说，看着车子已到徐迦沿的公寓楼下，就吃力地把烂醉的他扶下了车。

她到酒吧时徐迦沿已醉得不成样子，还在那儿猛灌酒，面前的桌子上摆了十几个空酒瓶，劝也劝不住，后来还是靠商奇和吴曼曼帮忙，才把人扶上的车。

她现在正送徐迦沿回来，徐家别墅没人，她也没钥匙，不得已把他改送回了她让她住的公寓。

此刻徐迦沿已经醉得神志不清，整个人几乎压趴在了她的身上，但依稀还认得路渺，不确定地叫了她一声：“渺渺？”

乔泽在电话那头听不到徐迦沿的咕哝声，但注意力都落在路渺那句“我哥喝醉了”上，当下拧了眉：“你和徐迦沿在一起？今晚要在他那边住？”

“对啊……”路渺吃力地应道，“他在酒吧喝醉了，联系不到他的家人朋友，我先送他回来，今晚可能得留下来照顾他。”

看徐迦沿还在叫她的名字，嘴唇都快凑到她颈后了，她吃力地把他的头推开，边扶着他往电梯去，边对乔泽道：“我先挂了，他太重了。”

“等会儿，他哪个家……”乔泽出声阻止，但还是晚了，她已经摁断了电话。

乔泽再回拨过去时电话已没人接。

他搁下手机，拿起筷子，看了眼满桌的菜，又默默地搁下了筷子，拿起手机，盯着手机沉吟了会儿，给吴曼曼发了条信息：“吴小姐，路渺下午送她哥回家，方便把她哥的地址发给我吗？”

吴曼曼看到乔泽的信息时很是诧异，没想到乔泽竟亲自找她打探路渺的下落，而且不是问她知不知道，而是直接要地址。

她当下给他回拨了个电话，被乔泽拍断了。

他回了个信息过去：“抱歉，我现在不太方便接电话。”

吴曼曼将短信转给一边的商奇看：“看不出来，乔总对路渺那小丫头还挺上心。”

她还是卖了乔泽一个面子，把徐迦沿家的地址发了过去，补充了一句：“我只是刚才听她问的出租车司机，给了两个地址，具体去哪个我也不确定。”

乔泽很快回了过去：“没事，谢谢。”

他转身拿起茶几上的车钥匙，出了门。

他记得她在电话里说找不到人照顾徐迦沿，直接排除了徐家别墅，去了吴曼曼给的观景沿。

路上，乔泽给沈桥发了语音微信，托他帮忙查徐迦沿观景沿那边的置业，吴曼曼不知道是哪栋楼。

路渺挂了乔泽的电话便将手机扔包里了，扶着徐迦沿回了他的公寓。

他这边的公寓楼层不高，房子在五楼，很开阔的大开间，全玻璃落地窗。

徐迦沿喝得高了些，一进屋就推开路渺，捂着嘴跌跌撞撞地去洗手间吐了起来。

路渺给他倒了杯水，让他漱口。

吐过后的徐迦沿稍微好了些，接过水杯漱了漱口，人虽还打着酒隔，但看着清醒了些，手撑着洗漱池，低着头闭着眼睛，手揉着眉心。

路渺担心地看他：“哥，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”

徐迦沿摇了摇头，手掌却遮在额头和眉眼上，神色痛苦。

“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吧？”路渺担心地扶住他，却被他甩开。他跌跌撞撞地往客厅走，人没到沙发便跌坐下去，身子歪歪扭扭的。

路渺在他身前蹲下，担心地拍了拍他的肩：“哥？”

他闭着的眼睛稍稍睁开了些，看了她一眼，终于回了她三个字：“我……没事。”

手依旧揉着眉心。

“我给你煮点醒酒茶吧。”路渺问。

他含糊地嗯了声。

路渺煮好醒酒茶时，徐迦沿已经在沙发床上躺了下来，外套、鞋子都没脱，被子也没盖，大冷的天气。

路渺找了床薄被给他盖上，刚弯身想替他拉好，徐迦沿突然扣住了她的手腕，路渺没反应过来，人已被拉跌在了他身上。

她心慌地起身，徐迦沿箍住了她的腰，巧力一翻，她被摺倒，被他反压在了身下。

路渺心慌地推他：“徐迦沿！”

徐迦沿不知道酒醒没醒，没有因为她的急喝放开她，反而困紧了她，想吻她，嘴里“渺渺，渺渺”地叫着。

路渺心急，推他推不动，眼看着他的吻就要落下来，她心一横，手一下挣了开来，抓着他的手臂一扭，冷不丁给了他一个过肩摔。

徐迦沿被摔趴在了地上，人静默了会儿，突然就发了狠似的，扑向路渺，路渺险险侧身避开，他的手臂又狠狠地朝她袭来，明明是个烂醉的人，出手时动作却丝毫不含糊，甚至带了股狠劲，铁了心地要抓住她。

她避开，他步步紧逼，逼到落地窗时，他还是抓着了她的手臂，掐着将她拽了回来，紧紧压在了落地窗上，压得她动弹不得。

她几乎快急哭了。

“哥……”她唤他的声音带了丝急切恐慌，却没能唤醒他。

他打了个酒嗝，酒气随着他的气息逼近。

“渺渺，渺渺……”他呢喃着她的名字，手掌死死地扣着她，她越挣扎，他扣得越紧，气息逼得越近，她的后背被逼得死死地贴在了落地窗上，她死命挣扎，但越是挣扎，他越是发狠。

“你为什么非得拒绝我？我为你牺牲了那么多，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，

嗯？”沙哑的嗓音渐渐变成压抑的嘶吼，带着狠意，酒精逼出了他所有的狠劲，逼走了他平日里的温润，他甚至掐住了她的下巴，迫使她抬头看他，

“你说，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我这辈子都为你搭上了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正视我一点？”

“……”他说的话她完全听不懂，她的下巴被他掐得生疼，他逼近的嗓音里带了困兽般的无助，又狠又痛苦。

她完全理解不了他这种转嫁过来的痛苦，什么叫他为她牺牲了这么多，什么叫他这辈子都为她搭上了？除了路小成那次，他恰好给她打来电话，她向他求救以外，这么多年来，他们之间的牵扯并不深，顶多是他固执地打进她卡里的生活费，以及偶尔的联系。

那天晚上他赶过来前她就晕了过去，再醒过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，她在医院，他在病床前照顾她，他看着和往常无异，还微笑地安慰她没事，他赶到时警察已经先到了，但是没看到路小成。

路渺突然想到了那天早上，陈琪闯进来，不分青红皂白的一个耳光。

她一直以为，是因为她和徐迦沿走得太近，是因为她麻烦了徐迦沿陈琪才那样恨她，如果不是呢……

路渺突然惶恐和不安起来。

“哥……”她反手抓住了他的手，“你是不是还瞒着我什么？”

徐迦沿没回她，突然就发了狠地要吻她，手掌牢牢地扣着她的后脑勺，疯了一样地想吻她。

她左闪右避，不让他吻，急得眼泪哗哗地掉，躲闪间，他的唇落在了她的脸颊，近耳朵的地方。

她的泪落在了他的脸颊上，他的动作有片刻的停顿，接着又发了狠地咬在了她耳后的颈动脉上，不是吻，完全是咬的方式，重重地，又小心翼翼地咬着那一处凸起的动脉。

乔泽刚好到楼下，下了车，隔了段距离，抬头往上看，想从窗户的灯光来确定，人到底是不是真在这里，一抬头就看到了贴靠在落地窗前纠缠着的两道身影。

屋里敞亮的灯光将纠缠着的身影映成了两道黑色剪影，剪影里只看到路渺紧紧地贴靠着窗户的后背，长发凌乱，徐迦沿的右手掌贴着窗户，牢牢地固定着她的后脑勺，他的头埋在她的颈侧上，迫使她微仰着头，整个剪影里透着浓郁而激烈的情欲味道，没有心有不甘，只有抵死缠绵，刺得他瞳孔骤缩，喉结因剧烈起伏的情绪上下滚动。

他转开了视线，掏出手机，给路渺打电话。

路渺搁在包里的手机响了起来。

徐迦沿的动作顿住了。

“对不起。”沙哑的道歉声从路渺的颈窝处低低响起。

路渺用力推开了他，跌跌撞撞地去接电话，心脏因刚才的差点被强暴而狂跳着，手臂在颤，按下接听键时嗓音都在颤：“喂？”

“开门。”乔泽的声音沉缓而冷静，让她本就剧跳的心脏更是沉沉地跳了几下。

“你……在哪儿啊？”她连出口的嗓音都不觉慌乱起来。

乔泽：“你现在在哪儿就去哪儿开门。”

她握着手机不敢动。

门外响起敲门声，咚咚咚，一下又一下，持续而有节奏。

同样的声音也从电话那头徐徐传来。

她慌乱下去开门。

门外，乔泽正握着手机站在那儿，看着她，眼眸很深，却又出奇的平静，平静得让她没来由地心慌：“你……”

未及说话，他已平静地打断她：“你哥怎么样了？”

“他……”她在慌乱中组织着措辞，“他刚吐了下，好像好点了。”

他的视线穿过她的肩膀，往屋里看了眼。

她不自觉地跟着他的视线回头看徐迦沿，偏头间，脖颈动脉那一圈红痕陡然露了出来，落入乔泽的眼中。

他瞳孔骤缩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她脖子那处。

路渺一回头便发现了他眼神的不对劲，下意识地抬手摸了摸，刺痛感传来时，陡然记起了徐迦沿那记咬痕，她越发慌乱。

“那个……我……不是……”她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正兀自慌乱时，乔泽已绕过她进屋。

徐迦沿已背倚着落地窗坐了下来，屈着条腿，头无力地垂在手臂间，双眸紧闭，依然还在不断地打酒嗝，但已不似刚才的狂暴和失控。

乔泽脚步声的逼近让他睁了睁眼，他看着乔泽，嘴角在笑，却不知道是笑他，还是笑自己。

“徐先生没事吧？”乔泽问，嗓音自始至终是冷静的。

徐迦沿没应，手肘撑着玻璃，吃力地站起身，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，经过乔泽，经过路渺。

路渺本能地往乔泽身后缩了缩。

徐迦沿的动作顿了顿，看了她一眼，牵着嘴角笑了笑，不知道是在自嘲，还是在笑她，那笑容落在她眼里，让她有些难受，咬着唇不敢看他。

乔泽背对着两人，没有回头，他知道徐迦沿的停顿，也知道他看向路渺的动作，以及路渺看他的样子。

他们的一举一动，全在对面的落地窗上投映了出来。

徐迦沿打了个酒嗝，没再搭理两人，回了房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

没一会儿，房间里传来痛苦的呕吐声。

路渺担心地看向门口，想过去，又害怕他再失控。

乔泽扭头看她：“你今晚打算留下来？”

她迟疑了下，摇摇头。

“走吧。”他的手掌伸向她，落在她的肩上。

她跟着他的脚步，双腿却沉得像灌了铅。

房间里的呕吐声还在继续。

徐迦沿掐着她下巴的嘶吼也在她脑中不断重复。

“你为什么非得拒绝我？”

“我为你牺牲了那么多，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？”

“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我这辈子都为你搭上了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正视我一点？”

一字一句，像针一般，扎在她的胸口，疼得她的脚步再也踏不出去。

她想到了复读那年，站在校门口树荫下含笑等她的白衣青年。

想到了那一夜后，她茫然地在病床上醒来，他握着她的手温声安慰她的样子。

想到了过去无数个迷茫的夜晚，电话那头的温暖嗓音。

以及社会新闻里，因醉酒无人照顾，被呕吐物堵塞气管窒息身亡的一个个陌生人。

路渺的脚步停了下来。

乔泽回头看她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她垂下眼睑避开了他的视线，“我……不能跟你回去了。”

“……”他突然掐住了她的手臂，死死地掐着，掐得她的手臂一阵一阵地发疼，不得不抬头看他。

他也在看她，瞳孔深锐，眼神又厉又狠，死死地盯着她，像要将她撕碎。

“你是认真的？”他问，上下剧烈滚动的喉结里，连嗓音都慢慢变得嘶哑，掐在她手臂上的手掌几乎要将她的骨头掐碎。

很疼，但胸口更疼。

陌生的情绪几乎将她淹没，她突然觉得茫然，心很慌，很乱，完全不知所措。

她在这种慌乱中语无伦次：“他……是我哥，现在醉成这样，我……不能丢下他不管啊……”

低低的呢喃里，她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。她心里慌乱，甚至是恐惧，似乎正在失去着什么东西。

被掐着的手臂突然重重地疼了下，而后压力骤失。

他放开了她。

“好。”嘶哑的应声里，他转开了视线，“你注意安全。”

他冷静地扔下一句话，转身走了。

她怔怔地抬头，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，直至再也未见。

胸口疼得像要炸开，很难受，他的背影、他的眼神都让她难受。

她不想他那样，他应该是一如她认识他之初的严厉、沉稳、冷静，是打不倒的，而不是像刚才受伤的样子。

她不想让他难过，舍不得让他难过。

脸有些湿，有什么东西在一点一点地往下流。她抬手，摸到一脸湿，哽咽声压着喉咙而出。

她在沙发上闷坐了一晚，想了许多，想她和徐迦沿，想乔泽。

她想到了她复读那一年，她想报警校，想报禁毒专业，徐迦沿不让，近乎强硬地阻止她填报任何与警校相关的专业。

他总说他能满足她的任何心愿，唯独这个不行。这一行太危险，他不希望她再出事。

她说服不了他，也对他硬气不起来，他救过她，像所有的大哥一般，默默陪伴她走过她人生中最漫长难熬的一年。尽管见面的时候不多，但他总会在她迷茫时、难过时、撑不下去时出现在校门口，等她放学，陪她吃饭、聊天，安慰她，鼓励她。他就如同她的精神支柱，一步步陪她走出路小成失踪的阴影。

那样一个她，根本没有立场去和他抗争，她那时都哭着求他了，他还是无动于衷，近乎执拗地逼她按照他安排的学校填报专业，后来还是她瞒着他偷偷进系统修改的专业，通知书下来后徐迦沿才知道，但已经无力改变。

也因为这件事，她开始害怕承他的恩。他要为她安排什么她都不敢再轻易接受，就是害怕欠他太多，她更没办法理直气壮地拒绝他。她有她的人生要走，她不可能事事依着他的意愿来。

她可以陪他吃饭、散步，听他闲话工作生活的种种，唯独对于他的施恩，她什么也不敢要，也没要过。她总以为，她和他保持在介于朋友和兄妹间的距离就好了，偶尔联络，偶尔吃饭，不施恩于谁，也不受恩于谁，不过分亲近，也不过分疏远。

她以为这是最适合他和她的状态。他对她是抱着亏欠心理的，她不想让他觉得内疚或者亏欠她什么。

可她从不知道，这种感情会变质成爱情的样子，变得当她面对他的质问，她不回应，都要罪不可恕一般。

可是不该是这样的。

她一直把他当哥哥，他一直就只是哥哥，她没办法和他有兄妹以外的其

他关系，哪怕他真的对她很好，好到她也想好好报答他，但她还是说服不了自己，接受他以另一个身份进入她的生活。

她想等徐迦沿醒来和他好好谈一谈。

天微亮时，徐迦沿终于醒来。

他昨晚在乔泽离开后没再呕吐，人也沉沉地睡了过去，没有路渺担心的人事不省后被呕吐物堵塞气管的情况出现。

他睡了一夜，酒劲已经过去，似乎忘了前一晚的事，揉着眉心推开门看到沙发上的路渺时，他不确定地叫了她一声：“渺渺？”

“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他问。

他眼神里的困惑让她在心里反复滚了一夜的话没办法说出口。

“你昨晚喝醉了。”她讷讷地回，“我送你回来。”

“不会是留在这里照顾了我一夜吧？”徐迦沿懊恼地拍额，拉着她的手把她上下打量了一圈，“一身狼狈，浑身还臭烘烘的，一夜没睡吧？”

他的手掌落在她肩上，推着她往外走：“赶紧回去洗个澡，好好睡一觉，别累倒了。”

他给她招了辆车，把她塞入车里让她到家给他回个信息后，便关上了车门，完全不给她说话的机会。

路渺不得不先回了家。

今天也是她正式去奇迅创投报到的日子。

她回到家时还不到七点，刚推开门便看到了餐桌前的乔泽。

他正在吃早点，左手刚端起牛奶，见她推门而进，看了她一眼，视线又不紧不慢地落回右手摊开的报纸上，喝着牛奶。

路渺想到昨晚他离去时的眼神和背影，心里有些难受，但骨子里的内敛和拘谨让她不知道该以何种方式，自然地向他解释昨晚的种种。

她害怕她的解释在他那里反而成了多余和不够职业化。

她在这种纠结里迟疑地和他打了声招呼：“早……早……”

“早。”他淡声回应，很冷静，和往常一般。

她抿唇，看向他，欲言又止。

他终于抬头，平静地看她：“有事？”

“我……一会儿要去奇迅创投报到了。”滚到舌尖的话，硬生生地换成公事。

他轻嗯了声：“自己多注意着点，别暴露了。”

她嗯了声，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聊下去，她本就是不擅言辞的人，这种微妙的冷淡中，更是不知道要怎么继续。

路渺终是挠了挠头，一声不吭地回了房，找衣服洗澡，准备洗漱一下去上班。

经过客厅时乔泽抬头看了她一眼。

她的视线刚好与他的撞上，看他眼神深沉平静，盯着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圈，人一下又尴尬了起来。

“怎……怎么了？”

“没事。”乔泽咚一声搁下了牛奶杯，注意力回到了报纸上。

路渺低低哦了声，失落地转身进了浴室。

乔泽看了眼紧闭的浴室门，好几次拿起筷子，又啪的一声扔下。

眼睛重重地闭了闭，他压下胸口不必要的情绪干扰，扔下手中的报纸，转身回房。

路渺洗漱完，直到出门都没再看到乔泽，她也不敢去打扰他，屋里的气氛压抑得让她有些难受，上班前她站在乔泽房门口轻轻和他道了声别便走了。

第一天上班，她去得很早，但吴曼曼比她还早。

看她进来，吴曼曼笑着看向她：“昨晚一夜没睡吗？”

路渺下意识地摸了摸脸：“哪里看出来啊？”又道，“昨晚我哥喝醉了，在他家照顾了他一晚上，没怎么睡。”

吴曼曼诧异：“你昨晚照顾了你哥一夜？乔总没去找你吗？”

看路渺看过来的困惑眼神，她又笑着解释：“乔总特地找我要了你哥的地址。”说话间笑容都带了丝暧昧，“乔总对你上心着呢。”

她边说着边意有所指地看了眼门口：“咱苏总看来是没机会了。”

路渺下意识地回头，看到了正打算进屋的苏明。

苏明也正抬头看这边，笑着回吴曼曼：“曼姐，又让你知道了？”而后冲路渺伸出右手，“欢迎加入公司。”